

文學筆
記叢書

甕牖餘談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新式
標點
甕
牖餘談

標點者 周 去 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序

夙游燕京，獲交楚南奇士曰魏默深，嗣客嶺南，又獲識吳中奇士曰王紫詮，二君能文章，其才奇。默深文似龍門西京，紫詮文似東坡同甫。二君均通外國掌故，默深有海國圖志，紫詮有普法戰紀，實爲聞所未聞。紫詮向以弢園文錄乞爲之序，茲復出寶牘餘談示讀其書，凡忠黨之殉節，貞女之死難，及各國之風俗，各賊之源委顛末，無不詳載。紫詮之才，視默深抑何多讓？余是以因紫詮之請，爰書之，以告世讀紫詮之書者。大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閩中五虎山人林昌彝序於羊城天根月窟之齋。

序

嗚呼！禍亂之生也，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我朝龍興遼瀋，武功之盛，亙古莫與京。迨後生齒日繁，未免有不逞之徒，妄思生事，然皆不旋踵而平。道光二十一年，禁烟議起，一二疆臣，措施偶不當，遂定五口通商之局。輪艦銜尾而入內地，洋商接踵而抵巖疆，山川之扼塞不可恃，兵甲之堅利不足禦，師武臣力，舉無所施其技。說者謂海宇自此多事矣，猶幸主持和議者，善爲羈縻，託柔遠之名，爲治安之計，泮免爾游優游，爾林者，閱十數年而不知窺其後者，乘機竊發，肆無忌憚，蔓延十數省，荼毒十餘載，竊尊號，僭帝制，自明季季自成，張獻忠之後，從未有小醜跳梁如此，橫行天下者也。嗚呼！此豈無識之妄爲哉！夫亦謂我朝海禁既開，不得已而從遠人之請，是殆積弱既久，官不知兵，遂敢爲「潢池」之弄耳。不然，聖朝深仁厚澤，歷二百餘年，無計吏之橫征，無酷吏之濫刑，斷不至激而生變也。有心世道者，蒿目時艱，思爲讜論，然或才力不逮，或聞見未真，徒抱忠蠱之忱，日漸湮沒，可勝慨哉！吳郡王紫詮先生，博極羣書，弱冠卽有澄清天下之志，顧無所藉手，居恆鬱鬱不自得。中更離亂，益復無聊，思欲立功海外，命駕造歐羅巴之英吉利，暇則默識其輿圖風俗，與夫西人之爭奇鬪勝諸物，故凡鐵甲船、火輪船、火輪車、槍礮、飛天球之製，以及算學、化學、重學，無不融會於心。時普魯士方與法蘭西構兵，先生爰有普法戰紀之作，其兵機之利鈍，器械之優絀，疆域之險要，瞭然如指諸掌。談西國形勢者，無不奉爲圭臬也。比還中原，屏居香海，時與願達然輩門圭竇之中，以筆墨爲生涯，以詩書爲肴饌，而偶發一論，猶復繫情君國，蓋真有杜子美寄跡成都之意焉。所著有弢園文錄、邀窟譚言、瀛壖雜志、春秋朔閏考、蘅花館詩鈔諸書。甕牖餘談者，先生經世之書也。紀亞西亞洲、歐羅巴洲、阿非利加洲、亞墨利加洲諸事蹟，幾於纖悉畢具。若粵匪中諸賊首之始末，及賊之鴟張狼顧諸情形，並載於冊。

而於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尤惓惓於懷，不忍須臾忘。嗚呼！僕與先生，未謀半面，而讀先生書，竊有以窺先生之用意，爲至深遠也。夫紀外疆風土者，瀛環志略、海國圖志諸書，尙已記逆蹟者，則有粵匪聞見錄、江南春夢庵筆記諸作。若夫合二事以成一書者，其惟先生乎？先生蓋實見夫聖代懷保小民，不忍蒼生久罹兵革，所以兼容幷包，曲許外邦，靡集。卽偶有齟齬，概不與較。萬不料宵人窺伺，卽逞其毒，捕天下之心，赤子何辜，半遭鋒鏑。今幸中原底定，遺孽蕩除，出水火而登衽席之安，猶不纂述舊聞，用垂龜鑑。千百年後，方沐浴聖天子之膏澤，不復知有前此之蕩析離居矣！此書其可緩乎？顧比來滇人殺探火輪車路之英員馬加利，英國震怒，邊事孔亟。然而長駕遠馭之謀，書中已約略言之矣。苟當軸者採而行之，其卽爲籌邊之良策乎？時光緒紀元歲次乙亥，中秋前二日，樓馨仙史序於海上。

鑄鐵齋

小引

世事瞬息萬變，幾於波譎雲詭，不可捉摸，然其間未嘗無因果隱現於其間。苟能默察其漸，靜觀其變，探已往之因，求未來之果，則其間亦有一定之規律存焉。觀夫今日之中國，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天災人禍，不一而足，瓜分共管之說，甚囂塵上，不知伊於胡底？是亦不難尋繹其源委，而探得其結論，不特此也，即今日世界所以有如此之經濟恐慌者，早在數十年前已種其因矣。

數十年以前之世界潮流，則爲工業革命，各種機器發明，列強之文物制度，因而一變。數十年以前之中國現象，則爲鴉片戰爭與洪楊浩劫，二者皆爲中國政治劇變之樞紐。故吾人欲公現代潮流之前因後果，自不可不求之當時之事情，以資考證。吳郡王韜先生遺著蘅齋餘談，歷述有清末葉東西洋各種奇聞軼事，雖復東鱗西爪，豹窺一斑，要皆據事直書，絕非向壁虛造；去其出入奴之固見而讀之，誠絕妙史實也。其述洪楊之革命也，則原原本本，如數家珍。吾人細讀此書，不徒可瞭然於當時之真象，且可由此而求得造成現世界大勢之主因與遠因，與夫未來事情之探討，至其文筆之哀感頑豔，清新雋逸，猶其餘事耳。

新式標點 瓊牖餘談目次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一	張廣文	一三	紀張石卿事	二六
寧國丁生小傳	一	蔣劍人軼事	一三	紀潮郡逆民事	二七
紀伊興額戰績	二	又記蔣劍人事	一四	宋景詩	二八
紀全玉貴事	三	孫女割股	一五	白齊文論	二九
又紀全玉貴事	四	紀賀貞女事	一六	漢口賊情	三〇
紀吳秀才事	四	書彭孝女事	一六	禁食蛙	三〇
周軍門	四	孝媳割股	一七	專重天算	三一
南楚雙忠傳	五	一門節烈	一八	海運說	三一
張秉中事	七	陸節婦事	一八	武試宜改舊章	三二
劉主政殉節	八	記錢江事	一八	官鹽說	三二
帥觀察死難	八	日本宏光	二〇	算學宜先師古	三三
田玉梅小傳	九	英人倍根	二一	用西船捕盜說	三三
張繼庚小傳	一一	英人侯失勒	二二	煤礦論	三四
夏廣文	一二	法國奇女子傳	二四	漢口雨錢	三五
汪馬二秀才事	一二	英國才女法克斯	二五	龍瑞	三六

星英往使	三七	嘉邦築路	四六	奇獸	五八
物異數則	三七	琉球風土	四七	雪	五八
孟蘭盆會	三八	論地球僅得二大洲	四九	星隕說	五八
神怪	三九	新闢西半球記	五〇	金鋼石說	六〇
潛芳園	四〇	新金山少水	五一	西國天船	六一
浙江亂後景况	四〇	通商日本說	五一	日本文字	六一
說龍	四〇	海島火山	五二	往美國人數	六二
戒煙新樂府	四一	印度叛英	五二	西國印書考	六二
嘉興災異	四二	俄國弊政	五三	猶太古歷說	六四
日本風災	四二	暹羅米賤	五三	照船塔燈	六五
安徽風異	四三	李文通探地記	五三	亞美利加洲古風俗	六五
新金山	四三	續記李文通事	五五	白頭教人	六六
臺灣島	四四	英國兵數	五五	給子文憑	六六
米利堅頸地	四四	英國海防	五六	西國造紙法	六六
南洋海島	四五	西儒實學	五六	英國硝皮法	六七
花旗沃土	四五	外國牙科	五七	西歷緣起說	六八
花旗善法	四五	英國大輪船	五七	造自來火法	六九
日本略記	四六	埃及古跡	五七	洪逆顛末記	七〇

記東賊事	七九	洪逆瑣記	八五	記李賊事	九六
記西賊事	八〇	記忠賊事	八九	記侍賊事	九八
記南賊事	八一	記干賊事	九〇	賊中悍酋記	一〇〇
記北賊事	八二	記英賊事	九一	賊陷金陵記	一〇六
記翼賊事	八四	記燕賊事	九五		

新式
傳點

襄牖餘談

【張小浦中丞師殉難】

秦中張小浦先生，諱芾，當今之經濟名臣也。忠義之氣，滂沛鬱積，自其血性中流出。少時秉受太夫人教極嚴，九熊畫荻，有歐母風焉。由乙未傳臚，出爲江蘇學政，年未三十也。悉心甄拔，一秉至公，士論翕然。繼任江西巡撫，適賊攻南昌，勢張甚。先生親督兵民登陴守禦，與賊相持三閱月，卒解圍去。先生之功也。在皖辦軍務，亦著能聲。徒以小過見斥。然天子知其才，卒起之。同治元年五月，先生任在籍家居，值回匪叛亂，輕身入賊中勸諭，在倉頭鎮不屈被害。大節凜然，與平原爭烈。朝廷篤念忠舊，賜還其子卹，勅一品廕生，用彰殊烈云。

逸史氏曰：「余於乙巳秋，年十六，先生拔冠邑庠，勗以遠到；且謂文有奇氣，惜爾時尚幼，未得親炙於左右耳。然知遇之感，烏能忘也？記此不禁涕零。」

【寧國丁生小傳】

諸生丁蕘，皖人，素讀書，識大義，慷慨敢爲，不避豪貴。鄉間中有以急難告者，竭力赴之；好施與，無德色。以是里人咸慕重焉。丁生見流寇縱橫，所過蹂躪，慨然憂之。所居金寶墟，爲寧國宣城縣屬，地介衝要，尤賊鋒所必及。丁生與衆商辦義團，自咸豐六年倡世舉，內勵壯丁，外禦悍寇，兇鋒屢折，衆志成城。寧國兩次失陷，此墟屹然孤立，賊黨相戒不敢犯。同治元年冬，官軍逼金陵，賊巢賊渠洪逆，令侍會李世寶、寬、揆皖省，意圖力踞上游，以爲援應。僞侍王率其悍黨十數萬，圍攻數旬，援絕糧盡，死傷如積。十二月二十日，破墟而入，賊衆銜恨刺骨，恣意屠殺。一墟之內，死者不下八九萬人。嗚呼，慘矣！丁生積前後功，保舉至候選訓導，加鹽提舉銜。至是奮身獨戰，力竭被戕，傷哉！墟中練總藍翎主簿唐兆麟，就近稟聞侍郎彭玉麟行營。時侍郎駐營裕溪，觀見此墟遘難之酷。乙丑二月，捐資購地一區，收殮枯骸，爲萬人大冢，勒石志之，以表節義，殉國忠魂，於以少慰。

候聞其風烈，尤歎美之。查核一門殉難者八家，共三十九人；闔家殉難，口數可計，名實不可考者，一百三十六家；並無口數可稽者，二十七家；官紳殉難九十七員；團總團兵殉難者六百七十四人；士民殉難者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婦女殉難者一千有四十三人。爲聞於朝，請加旌卹，褒揚毅魄，闡發幽光，甚盛典也。嗟乎！逆匪流毒東南，陷名城巨邑，如摧枯拉朽，或朝至而夕破，而丁生獨以彈丸一隅之衆，與之抗持，經六七年，可謂難矣！非有過人之才，堅忍不拔之志，安能若是耶？卽歷數團辦之持久，被害之慘酷，僉謂各省所無，斯固昭昭於衆人耳目間也。丁生非有守土之責，而誓死弗去，闔門灰燼，身櫻白刃，名標青史，豈不烈哉！

【記伊興額戰績】

副都統伊興額，原籍居奉天府之吉林，屬蒙古正白旗人，形體魁偉，膂力勇猛，曾由侍衛，從征江南浦口，剿禦粵匪，所向克捷。後調赴河南，道經安徽宿州，正值皖捻披猖，窮肆焚掠，都統卽率所部吉林馬隊，一敗賊於任橋，再敗賊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賊於宿州之灘溪口。時賊衆兵單，

難與角力，因乘夜並進，出賊不意，三戰三捷，殺賊三千餘人。都統所統騎兵奮躍爭先，所當慮無不靡，因號其軍爲伊家軍。都統追賊於永城縣之鐵佛寺，生擒捻首王前法，陣斬捻首常文燦，所有匪巢盡付一炬。捻逆憚都統威名，不敢與之遇，繞道攻撲徐郡。都統又率精騎馳赴力戰却之。時別股捻首王廣愛聚衆數萬於張家奇數樓，有駉駉橫竄之勢。都統卷旗束甲，猝至掩擊，大破其衆，擒斬王逆，賊銳悉殲。餘黨聞風潰走。永城宿州接壤之間，有地名五家溜者，爲捻首李月所踞，逆黨萬餘皆勇悍善撲，環築土壘爲久居計。都統由蕭縣之瓦子口出兵往搗其背，孤軍深入，奮力苦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衆羣奔，斬馘無算，并平毀其壘，積賊尸爲京觀焉。於是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所有積悍惡黨盡蹙之，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意在繞襲官軍之後。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其時別股捻逆竄踞永城縣境之薛家湖墟，都統往剿，足受砲傷，血流如注，裹創力戰，竟克逆壘。又由宿州臨溪追賊至蒙城，賊忽蜩集，圍之數重。都統以騎兵三百盪決破圍，大敗賊衆，整旗回營。此皆前後戰績也。都統勇略冠世，用兵如神，

尤能以少破衆，以奇制勝，雖古之韓岳，何多讓焉？惜後以禦賊汶上，卒至戰沒，傷哉！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言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韜鈴，約束士旅，極爲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寘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嘖嘖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歎爲奇才異勇。嗚呼！如都統者，固今之名將哉！

【紀全玉貴事】

貴州人全玉貴，由行伍崛起，以戰功致位遊擊。昔在湖南，徐廣縉大營，值逆首楊酋，毒饒披猖，大股將至。徐帥乘夜棄營潛遁。玉貴以營中金錢山積，盡委與賊，殊可惜。急回探取，而賊已衆至，圍之三匝。玉貴計無所出，挺身獨立橋上，肆口謾罵。賊渠楊秀清躍馬而前，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言壯，必非以孤身作此狡獪伎倆者。」營中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也。一竟不戰而退。玉貴遂報知大營。徐帥始壓兵回駐，卽爲繪圖呈奏，首錄玉貴功。朝廷深獎其勇，立賞五品頂戴。後調至向帥大營，進攻金陵。積前後勞績，官至四品。玉貴在營，喜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爲「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繡「拚命」二字。後和春往剿廬州賊，屢戰不捷。聞全玉貴名，因咨請向帥營調往攻賊。廬州城約十里許，有平地極空曠，可以屯兵，爲攻城計。前後俱係賊營，聲勢聯絡，形勝已爲所據。玉貴曰：「須於此地築營，而後城可破。」乃獨以身當其衝。時賊衆四面環攻，玉貴分兵應敵，聲色不動，摧鋒折銳，逆黨盡靡。竟以孤城屹峙其間。於是玉貴攻其前，和帥襲其後，城外所有賊營，悉爲官軍奪取。然後得專攻城守賊。時守廬之賊，爲陳逆與其黨謀曰：「全某但可智取，不可力敵。」因出與戰，而預掘陷坑於當道，佯北以誘之。玉貴失足墜坑，遂死。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廬郡士民，念其功多，私祀之，而往往顯著靈異。丙寅正月，郡民爲之擇地卜葬。蓋當倉卒掩埋時，無從得棺，係以藁裹。及啓之，皮肉不朽，面色如生，民盡驚爲異。

【又紀金玉貴事】

廬郡民私祀金玉貴，每於巷口立尺五之廟，焚香詣拜者，男女絡繹不絕。疾病祈禳，往往有驗。時見金玉貴服白袍，首裹青巾，降於民家，則其家輒有咎，須以牲牢祀之始已。其所瘞之處，有一穴，殊滑坦，若常有物出入者。鄉人因謀掘而別葬高原。既啓土，則顏色如生，衣服亦不少朽，咸敬禮之。棺飾皆極隆備。既改葬後，絕無覩，而卜禱亦漸不靈。或謂死者身不朽腐，又時見於世，不幾同於魅魃？金玉貴生爲忠臣，不當死爲厲鬼。其如此者，或別有戾氣憑之乎？或又謂忠魂毅魄，團聚而然，非可以尋常測也。其示異於人，或以遺體未安乎？及改葬得所，幽靈以妥，故遂不爲詭怪之舉，理或然也。

【記吳秀才事】

吳毓衡名諸生，安徽合肥縣人。少負文武才，遇事極有胆智，與人談經濟，抵掌雄辯，聲驚四座。時見寇氛日惡，慨然以澄清爲己任。迨賊衆悉力東下，漸逼其鄉，遂首倡團練，率衆殺賊，一戰而殲其渠魁，賊爲之奪氣，立退三舍。於是州縣咸倚任之，委其總轄諸團，俾與諸軍聲勢聯絡。毓衡益勤奮，每臨陣所向皆勝。然賊狡方，廬州府城失守，各團皆散，勢成孤立。逆匪素銜之，至是悉衆圍卡，繞之三匝。毓衡撫勉諸勇，曉以大義，咸泣涕相從，誓死不去。賊圍之旬月，糧竭援絕，毓衡知不可爲，椎牛饗士，令皆醉，謂衆曰：「此我等報國之日也！」一約束而出，馳入賊軍，當者皆斃其刃下。賊由是蜚集，血戰經時，三盪三決，回顧團丁死亡殆盡，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無完膚，血殷袍幅。因下騎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方欲自刎，而悍賊數人突至，毓衡即躍登馬背，奮呼殺賊。親兵復殊死戰，賊悉授首，而親兵亦無一免者。旋即自以戈陷胸死。當時經曾節相奏請於朝，奉部咨照馬兵例給卹，後由忠義局稟請李鴻章署督，復奏照廩生陣亡例，從優諭卹。毓衡以一介書生，帶團六年，身經百戰，卒因衆寡不敵，殞命疆場，亦可謂不負國已。

【周軍門】

周盛波軍門，安徽合肥縣西鄉人，現爲甘肅涼州鎮總兵。兄弟三人，均以勇力著。長爲盛華，次即盛波，三爲盛傳，並遇異人，傳以絕技。諳於擊刺，行陣之法，武世家所不逮也。當髮匪東下，周

盛華倡率民團，挺身禦賊。其時逆賊拔猖，廬郡失守，賊逼鄉民蓄髮，隱懷退沮；獨盛華會集族鄰，曉以順逆，喻以利害。於是民心渙者復聚，協力拒守。因此賊甚銜之，僞官馬千祿尤與其鄉密邇，屢引悍黨來撲，皆被盛華等所殲。鄰境有藍逆者，賊中渠魁也，乘與馬賊相持，時猝以大股從後突至，盛華以衆寡不敵，遂與練丁五十餘人同時戰死。當時急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鬥，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鈍，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奮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慧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嘔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猶磔張也。藍賊既破其村，焚掠慘酷，盛波之妻李氏亦罵賊被殺。盛波憤兄志之未成，義不反戈，仍聯絡各團拒賊，用計設伏，卒將賊目馬千祿擒斬，涕泣誓衆曰：「今日庶少報兄仇矣！」繼隨官軍攻克沿河賊巢，營憲欲官之力辭，或欲詣營報功者，盛波輒不許曰：「此先兄遺命也，曷敢有違？奮身爲國，豈爲功名哉？」一時盛傳，積前後功，位至記名提督。因招盛波共事，管帶盛字營兵，所向克捷，號稱勁旅。經李宮保調至上海，轉戰蘇常一帶，克復名城，剿滅悍寇，周氏兄弟之功居多。因並沐國恩，擢至今職，已復以記名提督用。一門之中，均躋極品，可謂榮矣。乃盛波誼篤脊令，悲其兄死事情形，今猶湮沒，特求李宮保奏請於朝，優賜獎恤。朝議追贈周盛華遊擊銜，照陣亡例議卹，兄弟急難之情，國家闡幽之典，均可爲載筆光也。

【南楚雙忠傳】

國家自二十年來，赭寇雲擾，蒼生鼎沸，荷戈擐甲，薄海同仇。其間懷忠抱烈，取義成仁，上以報朝廷，下以衛閭里，凜然著大節於天壤間者，指不勝屈。嗚呼！士當平時，讀書養志，獲貢明廷，其黼黻隆平，刻畫金石，固其常也；不可謂幸也。其有遭逢離亂，遭會艱難，雖經百折而不回，矢一死以罔顧，守城致命，殺賊捐軀，乃其變也。然不可謂不幸也。余於楚南得二人焉，曰魏君承祝，曰吳君棠。魏君，湖南衡陽縣人，丁酉拔貢，是歲即舉於鄉。甲辰，大挑知縣，分發貴州，署普定縣。縣素窮瘁，民俗強悍，山僻之地，皆爲盜賊淵藪，出沒無常。君勤於弭盜，設柵卡，聯保甲，俾良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有衆匪羣聚樓梯山，謀爲亂，推二寇爲酋目，僞號前山

大王後山大王。君知之，部署壯丁，密往馳勦，獲而置之。匪黨股票，盡行解散。於是君能兵之名震一時。天柱縣以徵糧釀費，民情洶洶，幾不可以理論。當道耳君名，謂非魏某往不可。因以兵甲授之，立命往勦。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可以軍旅重駭吾民？」言於當事，勿用衆，且言激則變生，不如以單騎往。君馳至，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惟魏君能生我。」君再三撫慰之，衆盡歸家，惟懲其首事一二人而已。事遂寢。李沅發之變，與普定壤地毗連，君募勇三千人，屯營黃消山，親自防禦，獲其偵諜，斬之以徇。賊知有備，不敢犯。於是疆吏知其能，以前後功，補升同知，補授蒞波縣。縣中有地湖，周圍數十里，向爲賊巢。君襲捕二百餘人，嚴加懲治，復爲之修築城垣，整飭學校，百廢具舉。會鄰境思恩失守，紳民泣涕求援，君慷慨諾之，率衆往攻，復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君無所私焉。紳民奉金帛爲謝，力却之。及敍功，讓之思恩令。其見利不取，有功不居如此。時人深美之。嘗攝開泰篆，時胡文忠公方任黎平府，久知君名，囑募勇千餘人，三月成軍。其後調往湖北，卽其所訓練之兵也。前後官黔八載，聲稱卓然。咸豐四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方剿賊楚南，胡文忠公亟稱其賢，奏請隨營襄辦。時值洪樂市之亂，楚南駱秉章要令會勦，卒平之。五年，賊竄柳州，同知趙啓玉陣亡，城遂陷。君偕衡永道李維淳守西路，其營號曰「赫勇」。劉長佑守東路，賊出西城肆掠，君邀擊之，殺傷甚衆。賊忽從間道突出，火龍百道，擲墜如雨。我軍大潰，君猶奮勇當先，手持雙刃，斫賊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十餘創。賊銜之刺骨，剖其首，剖其肺腸，懸諸樹，以爲標識。賊收隊入城，軍士晝夜盜其尸，移殯衡州，搏土頭顱以殮。後兩月餘，城復，知縣戚天保函首裹腸胃，遣人賫至，乃復啓棺納焉。行間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事聞，以同知例賜卹。州人思之，立祠祀焉。其龕主書從九職銜者，誤也。民間所稱「郴州三忠祠」者，君其一。吳君，湖南湘潭人，壬午舉孝廉，考取覺羅官學教習，以知縣改教職部。選衡州府，萊陽縣教諭，旋以憂歸。咸豐二年，署安仁縣教諭。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賊由江西 安福竄茶陵，所至焚掠無人理。賊氛日逼，倉卒間募勇設防，實不可恃。九月至二月，居民紛紛遷徙，驚呼曰：「賊至矣！」翌日，知縣城守等出。

禦城外五里之寶塔嶺，實將借詞他遁也。君獨持議守城，以待援師，堅不肯出。然度不可支，作書並檢平日詩文稿付於僕荀林，馳歸鄉里，泣諭之曰：「事已至此，死固吾分，願家人勿以爲念。」五日，賊果自了尖關，入攻南門，急君登陴禦之。俄而賊從北門闕口攀援而上，勇丁散走，君北向再拜曰：「城亡與亡，義不可去。」欲下城回署，自盡。前過書院側，遂被執。賊勸之降，不可，或叱之跪，君怒目視賊，皆盡裂厲聲罵賊。痛毆之，體無完膚，猶罵不絕口。遂殺之於城外沙洲。次日，官軍至，賊遁。地方官殮其尸，面如生。其子熙甫，在襁褓，不能聞於當道。然死事之烈，不可以湮沒也。其友張君雲，方官御史，爲之請於朝，建立專祠，以旌忠節，甚盛事也。

逸史氏曰：「魏君以不世奇才，投筆從戎，身經百戰，觀其前後功烈赫然，其韜略豈出古名將下？猝值危地，卒以身殉，亦可哀已。如吳君者，雖當時無所表見，而大難當前，矢死不顧，詎不足以激頑勵懦哉！噫，吳君職司學校，不過一備位枝官耳，獨嬰孤城，效死弗去，不其難哉！其志節皎然，固爲加於人一等矣。千載而下，聞其風義者，猶將興起焉！」

張秉中事

張秉中，湖北人，幼讀書，多才力，以應童子試不就，去而就耕。附近有礦徒，頗兇悍，與飲食相交，結中有陳大綱者，尤猛橫，二人結爲刎頸交，互相標榜，以號於衆。黨人遂推張爲長。張自謂得遇異人，授以天書三卷，能占望氣候。時楚地連年亢旱，歲穀不登，斗米幾值千錢，飢民載道，而粵寇警信日逼。張遂乘機煽惑倡亂，揭竿而起。時龐邑令陝西人，頗兵知聞變，即率壯士三百人，馳入其巢，擒陳大綱磔之於市。市人素受其虐，皆大呼以助官軍，以簞食壺漿來餉者，不絕於道。賊人奪氣，黨羽盡散。張妻子均被殺，隻身得脫，逸於永州，投入粵賊中。每遇官軍，輒捨命相撲，多獲勝。賊中呼之爲張拚命。沿途裹掠，得衆二萬餘人。他賊率報虛數，羸弱老幼，無不收錄。獨張挑選精壯，日加訓練，器亦擇犀利者。前隊二千人，皆用洋鎗，衝鋒陷銳，發無不中。號之曰「此張家背嵬軍也」。薄賊所爲，決其必不成。於賊陷廬州府時，率其黨走投苗逆，而依於一山頂，結土寨焉。由是時出劫。

掠，不辨兵賊。有載重貨者，輒擄之，雄視一方。而待貧民頗善撫御，因此避難者麇至，立堡相依，居然成一村落。官軍至，則以團練自衛爲名；賊至，則謬稱貢獻之地，少饋以土物，謂必不可，惟有出於戰耳。賊素知其能，憚不敢發。因此雖當要衝，竟能自立者四五年。及寇氛既靖，道路皆通，地方官招張語之曰：「方今桀逆授首，闔境肅清，閭閻共安枕席，民庶喜觀昇平。汝擁此巨衆，何爲盍迅散遣？若猶嚙強，如昔大軍，必萃於汝，必傾巢盡殺乃止，勿悔也。」張乃與衆商曰：「汝輩願棄劍戟，以事變鋤燬營堡，以就田里乎？」衆曰：「我儕素慣行伍，若國家有用余者，當效馳驅，卽戰死疆場，以馬革裹尸，亦男兒分內事耳。若鬱鬱鄉閭，老於牖下，所弗願也。」張知其衆尙可用，率之而西。道出山東，適捻逆下竄，勢甚披猖，見張衆至，誤以爲官軍，卽與接仗。歷三晝夜，捻匪所殺無算，乃委之而去。張核其人數，止剩萬餘，傷者過半，不禁喪氣，因就捻逆舊壘養傷。是夜官軍援師猝至，搶砲之聲不絕。張又誤以爲賊匪復集，亦鳴角應之。彼此交轟，天明始止。張中砲身殞，營軍傷殘者過半。張之黨見係官軍旗幟，乃詣警告以故。統兵官視之，信收錄其衆，錄之麾下。而飭葬張於近側山，并立墓石，請於朝，得旌卹焉。

【劉主政殉節】

刑部主事劉鍾祥，浙江錢塘人。咸豐乙卯，登賢書。丙辰，入詞林，改官刑部主事。旋請假回籍。正值東南不靖，劉主政目擊時艱，恆以保衛鄉里爲念。十一年，賊再逼杭州，前撫臣王中丞

有齡，稔知主政篤誠可恃，商會督團守禦，分防錢塘北鄉之花園村、化龍墟、三墩鎮等處。相持數日，賊不敢近。九月，賊攻杭州益急，分巨股擾北鄉，勢尤鴟張。衆以主政非守土官，勸其挈眷他徙。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國恩。」仍苦戰無稍怯。迨九月二十三、四等日，賊焚殺北鄉益慘，圍民十喪八九。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挽回，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願以賊刃污我頸耳。」遂於花園村投河殉節。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事也。

【帥觀察死難】

帥遠鐸觀察，湖北黃梅縣人，由翰林院編修，報捐道員。咸豐七年，前撫臣耆齡奏留江西，委